



心爱的

一直不知道他是怎么爱上她的。

他最喜欢像个孩子般趴在我怀里，脸颊紧贴着她的胸脯，侧耳聆听她心跳的声音。

“侧耳聆听她心跳的声音”，这是她大一时写的诗；她从小就觉得自己的心跳特别快，有时候运动稍微激烈些，心脏就好像要从嘴里跳出来似的；即使渐渐长大，仍然是只要爬上两层楼，就仿佛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，碰痛碰痛。

碰痛碰痛，她抚着剧烈跳动的胸口询问双亲，爸爸低头叹气，妈妈又流了一脸的泪。

终于知道自己有先天性的心脏时，她也流了一脸泪。但后来就坚强了，不再怕病床、怕高悬的点滴瓶、怕护士的白口罩，有时候还能平静的看仪器上自己心跳的起伏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变成死寂的横线。

上帝大约没有把我收回去的意思；30岁那年，终于等到了愿意把心捐给她的人。手术前晚她哭了一整夜，哭湿了白

被单和枕头，她哭自己终于重新拾回生命，也哭那个失去生命却救了她的人。

她只知道是个和自己同年龄的女子，结过婚，猝死于一场车祸；无从表达对那人的感激；她剪存了报道她换心手术的新闻；上面并列着她们两人的照片。

然后他就出现了。起初他在病床踟蹰，她还以为是记者，后来却成了常来聊天的访客，在百无聊赖的病中，她常为了期待他而忙着在病床上梳妆；初恋的喜悦强烈地冲击着她，毕竟由于自己生来脆弱的心，她连接吻也不曾。

这一次她可以放心地吻了：别人的心在自己胸腔里规律地跳动着。她的心跳不再强烈，却十分安稳，她真的“放心”了，将半跪的他紧拥在胸前，她答应了婚事。

但她仍然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爱她，自己不过是个残缺的人，依旧孱弱的身子，胸前永远的疤痕……他竟然毫不嫌弃她，热烈地爱着。每次她追问原因，他总是笑而不答，也许经历沧桑的人感情比较内敛吧，她知道他曾有过一次婚姻，但很快失去。

她不知道的是他藏在衣柜底层的小盒子，她在偶然间发现，好奇地打开时，看见他的旧结婚照，含笑的新娘看来好面熟，好像……她凛然一惊，匆忙找出收存的换心剪报，不待比对，就知道是同一个人，那人把心捐给她的女子。

那颗心正在她胸中剧烈的跳着，碰痛碰痛。